

明史卷八十四

志第六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河渠二

黃河下

萬曆元年河決房村築堤窪子頭至秦溝口明年給事中鄭岳言運道自茶城至淮安五百餘里自嘉靖四十四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且高與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愈淤於是邳州淺房村決呂梁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也今不治海口之沙乃

日築徐沛間堤岸桃宿而下聽其所之民之爲魚未有  
已時也因獻宋李公義王令圖濬川爬法命河臣勘奏  
從其所言而是年秋淮河並溢明年八月河決碭山及  
邵家口曹家莊韓登家口而北淮亦決高家堰而東徐  
邳淮南北漂沒千里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  
阻者數年淮揚多水患矣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改築碭  
山月隄暫留三口爲洩水之路其冬並塞之四年二月  
督漕侍郎吳桂芳言淮揚洪潦奔衝蓋緣海濱汙港久  
堙入海止雲梯一徑致海擁橫沙河流汎溢而鹽安高  
寶不可收拾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

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請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海道審度地利如草灣及老黃河皆可趨海何必專事雲梯哉帝優詔報可桂芳復言黃水抵清河與淮合流經清江浦外河東至草灣又折而西南過淮安新城外河轉入安東縣前直下雲梯關入海近年關口多壅河流日淺惟草灣地低下黃河衝決駸駸欲奪安東入海以縣治所關屢決屢塞去歲草灣迤東自決一口宜於決口之西開挑新口以迎埽灣之溜而於金城至五港岸築堤束水語云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今淮揚鳳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東自衆流滙圍祇文廟縣署

僅存椽瓦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帝不欲棄安東而命開草灣如所請八月工竣長萬一千一百餘丈塞決口二十二役夫四萬四千帝以海口開濬水患漸平賚桂芳等有差未幾河決韋家樓又決沛縣縷水堤豐曹二縣長堤豐沛徐州睢寧金鄉魚臺單曹田廬漂溺無算河流齧宿遷城帝從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避之於是御史陳世寶請復考黃河故道言河自桃源三義鎮歷清河縣北至大河口會淮入海運道自淮安天妃廟亂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從三義鎮出口向桃源大河而去凡七十餘里是爲老黃河至嘉靖初三義鎮

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自此運道不由大河口而徑由清河北上矣近者崔鎮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義鎮口引河入清河北或令出大河口與淮流合或從清河西別開一河引淮出河上游則運道無恐而淮泗之水不爲黃流所漲部覆允行桂芳言淮水向經清河會黃河趨海自去秋河決崔鎮清江正河淤澱淮口梗塞於是淮弱河強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橫灌山陽高寶間向來湖水不踰五尺堤僅七尺今堤加丈二而水更過之宜急護湖堤以殺水勢部議以爲必淮有所歸而後堤可保請令桂芳等熟

計報可開河護堤二說未定而河復決崔鎮宿沛清桃  
兩岸多壞黃河日淤墊淮水爲河所迫徙而南時五年  
八月也希摯議塞決口束水歸漕桂芳欲衝刷成河以  
爲老黃河入海之路帝令急塞決口而俟水勢稍定乃  
從桂芳言時給事中湯聘尹議導淮入江以避黃會桂  
芳言黃水向老黃河故道而去下奔如駛淮遂乘虛湧  
入清口故道淮揚水勢漸消部議行勘以河淮旣合乃  
寢其議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不下  
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高  
寶邵伯諸湖而湖堤盡沒則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人

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淤塞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徙也蓋淮水併力敵黃勝負或亦相半自高家堰廢壞而清口內通濟橋朱家等口淮水內灌於是淮泗之力分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敝此清口所以獨淤於今歲也下流旣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每歲糧艘以四五月畢運而堤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爲力水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春初運事又迫僅完堤工於河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而不止於邳遷下流之涸將盡乎邳遷而不止於清桃

明史卷八十四 志 四  
須不惜一年糧運不惜數萬帑藏開挑正河寬限責成  
乃爲一勞永逸至高家堰朱家等口宜及時築塞使淮  
泗併力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可復高寶之大患可  
減若興鹽海口堙塞亦宜大加疏濬而湖堤多建減水  
大閘堤下多開支河要未有不先黃河而可以治淮亦  
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固堤者也事下河漕諸臣會  
議淮之出清口也以黃水由老黃河奔注而老黃河久  
淤未幾復塞淮水仍漲溢給事中劉鉉請亟開通海口  
而簡大臣會同河漕諸臣往治乃命桂芳爲工部尙書  
兼理河漕而裁總河都御史官桂芳甫受命而卒六年

夏潘季馴代時給事中李涑請多濬海口以導衆水之  
歸給事中王道成則請塞崔鎮決口築桃宿長堤修理  
高家堰開復老黃河並下河臣議季馴與督漕侍郎江  
一麟相度水勢言海口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七八里  
至十餘里深三四丈欲別議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可  
注放工力甚難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  
之地潮汐往來與舊口等耳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  
可濬水力自能衝刷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歸海則  
以水治水卽濬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繕  
治堤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卽導河之策

也頻年以來日以繕堤爲事顧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是以河決崔鎮水多北潰爲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口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堤爲下策豈通論哉上流旣旁潰又岐下流而分之其趨雲梯入海口者譬猶强弩之末耳水勢益分則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注海故今日濬海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堤以杜決而欲堤之不決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則堤乃可固也沿河堤固而崔鎮口塞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朱家口塞則淮不旁決而

會黃力專淮黃旣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而力弱也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堤以防其末流使黃淮力全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强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所謂固堤卽以導河導河卽以濬海也又言黃水入徐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海此兩河故道也元漕江南粟則由揚州直北廟灣入海未嘗遡淮陳瑄始堤管家諸湖通淮爲運道慮淮水漲溢則築高家堰堤以捍之起武家墩

經大小澗至阜寧湖而淮不東侵又慮黃河漲溢則堤  
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  
不南侵其後堤岸漸傾水從高堰決入淮郡遂同魚鼈  
而當事者未考其故謂海口壅閉宜亟穿支渠詎知草  
灣一開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夫新河闊二十餘丈  
深僅丈許較故道僅三十之一豈能受全河之水下流  
旣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河復塞故  
河漸已通流雖深闊未及原河十一而兩河全下沙隨  
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旣復闊者七八里狹  
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匪惟不必別鑿

他所卽草灣亦可置勿濬矣故爲今計惟修復陳瑄故蹟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則淮揚昏墊可免塞黃浦口築寶應堤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則淮南運道無虞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則全河可歸故道黃淮旣無旁決竝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爬撈之說僅可行諸閘河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於是條上六議曰塞決口以挽正河曰築堤防以杜潰決曰復閘壩以防外河曰創滾水壩以固隄岸曰止濬海工程以省糜費曰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帝悉從其請

七年十月兩河工成賚季馴一麟銀幣而遣給事中尹  
瑾勘實八年春進季馴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廕一子一  
麟等遷擢有差是役也築高家堰堤六十餘里歸仁集  
堤四十餘里柳浦灣堤東西七十餘里塞崔鎮等決口  
百三十築徐睢邳宿桃清兩岸遙堤五萬六千餘丈碭  
豐大壩各一道徐沛豐碭縷堤百四十餘里建崔鎮徐  
昇季泰三義減水石壩四座遷通濟閘於甘羅城南淮  
揚閒堤壩無不修築費帑金五十六萬有奇其秋擢季  
馴南京兵部尚書季馴又請復新集至小浮橋故道給  
事中王道成河南巡撫周鑑等不可而止自桂芳季馴

時罷總河不設其後但以督漕兼理河道高堰初築清  
口方暢流連數年河道無大患至十五年封邱偃師東  
明長垣屢被衝決大學士申時行言河所決地在三省  
守臣畫地分修易推委河道未大壞不必設都御史宜  
遣風力老成給事中一人行河乃命工科都給事中常  
居敬往居敬請修築大社集東至白茅集長堤百里從  
之初黃河由徐州小浮橋入運其河深且近洪能刷洪  
以深河利於運道後漸徙沛縣飛雲橋及徐州大小溜  
溝至嘉靖末決邵家口出秦溝由濁河口入運河淺迫  
茶城茶城歲淤運道數害萬曆五年冬河復南趨出小

浮橋故道未幾復堙潘季馴之塞崔鎮也厚築堤岸束水歸漕嗣後水發河臣輒加堤而河身日高矣於是督漕僉都御史楊一魁欲復黃河故道請自歸德以下丁家道口濬至石將軍廟令河仍自小浮橋出又言善治水者以疏不以障年來堤上加堤水高凌空不啻過潁濱河城郭決水可灌宜測河身深淺隨處挑濬而於黃河分流故道設減水石門以洩暴漲給事中王士性則請復老黃河故道大略言自徐而下河身日高而爲堤以束之堤與徐州城等束益急流益迅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故昔之黃淮合今黃強而淮益縮不復合矣黃

強而一啟天妃通濟諸閘則灌運河如建瓴高寶一梗  
江南之運坐廢淮縮則退而侵泗爲祖陵計不得不建  
石堤護之堤增河益高根本大可虞也河至清河凡四  
折而後入海淮安高寶鹽興數百萬生靈之命託之一  
丸泥決則盡成魚蝦矣紛紛之議有欲增堤泗州者有  
欲開顏家灌口永濟三河南甃高家堰北築滾水壩者  
總不如復河故道爲一勞永逸之計也河故道由三義  
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河在縣南  
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然  
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灘凡九十里窪下不耕無